

歷代名臣奏議

八十之九十

經國

漢書門類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函號	一	一	一	一
架	四	四	四	四
冊	六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	二二	二二
函號	一	一	一	一
架	七	七	七	七
冊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61
冊數	60 ( 19)
函號	287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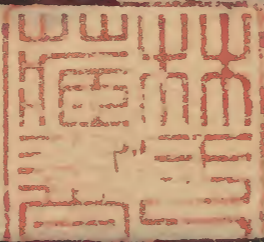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放表請廷慕  
容垂共擒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

經國

吳郡張溥刪正

後魏道武帝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  
兄弟乖離五官掾張袞上言曰顯志大意高希  
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  
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  
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  
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其干

載一時不可失也

請恢崇獻道  
允廣德心

明元帝永興二年。袞又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成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志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羣。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

機撫會。寔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獻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哈。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冀而有靈。結草泉壤。泰常元年。晉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入河。欲泝河西上。假道於魏。魏羣臣咸以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明元將從之。博士祭酒崔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

崔浩請假劉  
裕水道

劉裕切齒已久。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師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

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居然可知也。

論秦地裕不能守

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魏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問博士祭酒崔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否。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

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帝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帝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凌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

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一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

帝笑曰。卿量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世祖神麤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帝。帝皆不聽。唯太常卿崔浩讚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原。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

請伐蠕蠕

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諸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

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

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牧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帥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服卿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

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吳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比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決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



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  
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  
下之寒嘗肉一嚮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  
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  
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散而困敝可一舉  
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

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  
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

時南蕃諸將表宋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  
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  
嚮道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  
咸言宜許左光祿大夫崔浩曰此不可從也往  
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嘗恐輕  
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  
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

請勿伐宋

遂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喜。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玳。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昔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

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

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  
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  
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  
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  
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  
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  
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  
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  
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南賊掠

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  
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不宜先舉兵。一也。  
午年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  
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存危亡。三也。熒惑伏匿  
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  
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  
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  
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  
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

得先發而攻入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河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

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侶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計。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什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太武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

任城王澄請蓄力聚財以作時會

孝明帝時。靈太后臨朝。司徒待中尚書令任城王澄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穎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

是故。續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覷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念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

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  
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克  
初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閭悖  
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  
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  
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  
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  
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  
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機

謹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  
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  
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  
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  
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  
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事此雖太  
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  
雉素脩廐庫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

于翼請繼好  
息民以待將

省府粗得庇慙。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才。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上簋而媯德昭。卑寢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後周武帝時。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侍。加

來

戍卒齊陳二國聞之。亦增脩守禦。柱國于翼諫曰。宇文誥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麋散。雖為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也。且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善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秦上世民請  
克復汾晉

唐高祖武德二年。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

奏議

卷八

四

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機要疏略曰。臣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昌等專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

陳子昂上置  
國機要疏

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又賊初勝。不卽西侵者。深恐圍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乞早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搖。則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克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



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噉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比類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

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五品三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

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效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玄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徇私爲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爲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姦

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卽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辦發。猶不及期。況未辦發。月日行不可百里。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爲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趁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吳廣陳勝爲盜。由此。卽目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

所司使勒往幽州納克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  
遊手墮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  
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  
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  
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  
行綱承前多儻勾至都采納儻有此類向滄  
瀛糴納則山東來米必二百以上百姓必搔動  
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  
租米見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唯切勒

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  
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爲賊所圖楊玄感以此  
爲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  
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  
怕其麤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  
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貳心  
若縱懷貳姦亂必漸望降勅使臣與州縣採訪  
有麤豪游俠亡命姦盜失業漂食富族強宗者  
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

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懼  
姦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煩冤怨稽胡等  
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弟子弟自不敢爲過昔漢祖  
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  
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強  
雄之勢蓋以此道也夫亂羣敗衆者唯在姦雄  
姦雄既羈亂弊自息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  
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卽  
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

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  
勇使貪望賜給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  
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  
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  
早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  
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建寧王倓陳  
典復之策

肅宗爲太子安祿山亂建寧王倓典親兵扈車  
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  
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說曰逆胡亂常四海

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  
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  
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  
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  
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

陸贄請保居  
中馭輕之權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奏略曰君  
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  
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  
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

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啟禍  
之門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  
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  
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  
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  
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  
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  
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  
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

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  
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  
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  
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柅。  
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  
存。典。刑。疆。本。之。意。則。亡。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  
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  
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  
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

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  
深。根。固。柅。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  
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雜。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  
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  
豈。不。爲。之。寒。心。哉。先。皇。帝。還。自。陝。郿。懲。艾。往。事。  
稍。益。禁。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  
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  
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  
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過。其。奔。衝。

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隣。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崑崙。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

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來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

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今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筭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

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京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



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  
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  
制置則彊榦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  
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陛下儻俯照微誠  
過聽愚計。使李芑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  
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黥召節  
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  
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

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狹畿甸。具言京輦之下  
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  
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  
貸商。黥召等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  
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  
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端本整  
勞。無易於此。

贊又請撫循李楚琳疏曰。李楚琳乘時艱危。俶  
擾岐下。賊殺戎帥。欵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

請撫循李楚琳

奏議

卷八

三

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天愍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蹉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

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竒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

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脇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

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

請甄貸邢建  
等輩

贊又論從賊中赴行在官狀略曰。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詐。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

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佞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

亡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

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  
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  
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  
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天○其○或○者○欲○大○  
啟○睿○心○做○小○失○而○崇○不○業○耳○往○歲○初○奮○師○旅○四○  
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  
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詰○于○禁○門○陛○下○能○於○此○

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  
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  
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  
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  
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叢○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  
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  
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  
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

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閑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

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疾。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遙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

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  
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  
都邑城闕。契綸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  
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  
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  
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  
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  
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  
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

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侶。亦望矜  
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  
之於戎伍。文者赴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  
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  
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  
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  
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  
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  
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

請謹脩資理  
與邪之業

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贊又論叙遷幸之由狀略曰自胡羯稱亂興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一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口多

常賦不克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



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  
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國有常典。今忽奪其  
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  
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  
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  
裨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  
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  
無已。羣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  
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

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  
則寡恕於人。察精則多猜於物。寡恕則重臣懼。  
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  
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  
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  
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  
間隙。因人攜離哉。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  
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

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  
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  
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  
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  
將來之令圖拯宗社貼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  
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天祐自至恐不宜  
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  
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

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  
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  
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  
知敕慎也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王以百里  
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  
況陛下稟英姿承實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  
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  
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祐  
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

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贊又論收河中後請罷兵狀略曰。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所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嘗。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

請宥河中染  
汗之黨赦淮  
右僭逆之罪

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曾。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其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禍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

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

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于是。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稜沴以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

漢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鬻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濡。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

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帑廩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徵徭被于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猘猱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

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欵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寧

人。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

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  
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  
之旨。乃因窘急之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  
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  
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  
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  
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吳越而  
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  
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

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  
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今皇運中興。天禍將  
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  
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  
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牧  
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  
宥河中染汚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  
咸與維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  
令。以彰信。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若此而禍

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保。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徃狂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

崔祐甫請卽以李正已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

李絳請勿討魏博

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憲宗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豎處其位。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懲宿弊。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翦時旣



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遽進  
用兵之策具圖畫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并載河  
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之狀若不討  
伐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  
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爲長吉甫言須與師攻  
取以示國威絳奏曰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  
衆魏博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  
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  
得便圖已各令均筦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方

敵權均爲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洩  
不同若一將爲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  
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於是爲便加以酷誅  
重購故無敢發意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  
得事須假人權柄託人性命卽所託者其權必  
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  
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構其禍也何者以兵  
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  
從主帥不能制斷卽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素

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處置。卽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卽與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下。倣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既懼諸隣。攻伐必須懇歸朝廷。若不倚朝廷。卽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且嚴勅諸將。簡練排兵。蓋爲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

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計。言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如前曰。兵不可輕動。討伐鎮州之時。四面興師。近二十萬衆。并發兩神策。遠赴河北。道路騷擾。糜費七百餘萬貫。訖無成功。取笑天下。失策之恥。傳之至今。瘡痍未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錄。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懼於戰鬪。若勅命徵發。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不止無功。散亂之兵。別有所慮。況魏博事勢。不要用兵。伏惟陛下斷

於聖心不惑浮論上奮身接手曰朕不用兵定矣絳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聖聽者上色莊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用慮李絳遂起拜賀曰聖恩爲萬姓屈已抑威誠社稷之大計也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宰相對上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事絳言不可勅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卽

請授田興節度使

難處置疑悞之間機宜已失迫不及矣吉甫素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潛爲援助言舊例令中使宣勞不可此鎮獨無上遂令中使張忠順往宣慰待迴處置絳又奏今因田興投誠歸國三軍願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其機宜待勅使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威柄不由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卽恩澤出於君上

而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勅使獲  
宣曰且與留後何如待其別成効卽與正授絳  
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  
博得否因機會獎其誠節恩出不次感亦殊常  
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卽成兇悖又須姑息與舊  
日何殊也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爲檢校工部  
尚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制已到田興感涕三  
軍受宣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  
化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剗河朔之腹心

反叛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

鄭畋請授黃  
巢嶺南節度  
使

僖宗乾符六年，鄭畋遷門下侍郎。時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

張濟獨違衆  
議請伐李克  
用

歸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昭宗時張濟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朱全忠威鎮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絲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濟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

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濟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一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河錫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左拾遺田錫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疏略曰自河東破後聖駕回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霑恩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請陛下或展郊禋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示策勳之信此謂軍國之要機一也又念交

義

卷八十一

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頓  
兵挫銳。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此謂朝廷  
之大體一也。中書舍人得備問。則皇猷日新。左  
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  
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  
人尊嚴。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左右。則盛事無  
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  
政事無錯行。此朝廷之大體二也。尚書省是前  
代所營。公宇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

尚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  
在內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處非省垣。每  
年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太平職司之制度。  
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苑畢功。御池罷  
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  
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鍊各  
有輕重。制度尺寸。並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  
也。乞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此則朝廷之大體四  
也。



王禹偁論軍  
國大政五條

真宗至道三年知揚州王禹偁論軍國大政疏  
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  
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  
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其四曰沙汰僧  
尼使疲民無耗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  
審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而  
有懼

歐陽脩論三  
弊五事

仁宗時歐陽脩上奏略曰伏思聖心所甚憂而  
當今所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  
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  
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  
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  
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  
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  
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  
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  
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

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嘗敗。少者嘗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

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十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臣

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衆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

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在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

心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所  
吳賊則吾軍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  
謀者也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  
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  
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  
其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  
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  
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  
寇之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

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  
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  
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  
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  
以來幸而屢勝嘗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  
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  
出今乘其驕怠疾驅急擊之此兵法所謂出其  
不意者取勝之上策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  
臣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

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貪濁者請求者。不才者亦進矣。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

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臣願陛下明賞罰。貴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

寶元元年。天章閣待制龐籍論先正內而後正外疏。

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論建立基本以銷未萌

龐籍論正內  
在執恭儉嚴  
紀綱制外在  
利器械訓士  
卒  
吳育請脩節  
用愛民之經

求訓兵練將  
之策

宋祁言七事

之患疏

慶曆三年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宋祁上疏謂  
當今之急者有七。一曰講軍陣。二曰廣牧馬。三  
曰精器械。四曰力耕桑。五曰擇官人。六曰重賊  
法。七曰籍游冗。

余靖論脩京  
城置府兵二  
事

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聞西賊僭號之初。  
宋庠請脩函谷。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  
而自守。今無故而脩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  
為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

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  
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  
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北胡之賂  
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  
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  
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宣  
王料民。山甫譚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  
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  
之術。

嘉祐間蘇洵上審勢策曰治天下者定所尚所  
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  
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  
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  
以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  
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  
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  
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  
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

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  
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  
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  
帝王之家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  
守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  
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  
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感也  
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  
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

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

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



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勢之弱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因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弊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

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二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

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

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弱勢。今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

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

之勢。言脫於口。而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焉。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嘗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

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臣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以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

任德不任刑。任刑則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

范仲淹等答  
詔五事一用  
八鎮西方二

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參知政事范仲淹等答手詔五事疏

民賦三軍馬  
精當四處置  
將臣不和五  
塞奔競  
張方平論藩  
鎮

張方平論藩鎮疏曰：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後，寢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道而受終矣。五代圯壞，顛危相逐，皆由強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更前弊，講見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

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于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七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覲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于茲。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肩鏞。安容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于安。規模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罄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

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桓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藜藿。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爲秦謀者。蓋見三代之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爲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

事黃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譏覆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歆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奄有者。則又不常在。承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亡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啟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祖乏敦溫之勢。歡泰出福禪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際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

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斯罷侯。置守之筭。徒見其輻輳運動之勢。誼錯強榦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至于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珠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秦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授曆。幾三百年。內難四興。外寇三作。大帝孝和。禍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奉天之逼。雖安泚爲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君。紀律虧替。私

昵執鈞衡之柄。闈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患結安  
南。兵連徐土。發邛蜀之役。構雲代之釁。恭定繼  
立。王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議之所塗炭。自陝以  
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爲蒲人所殲。邠帥以襄  
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  
自藩鎮。皆自蕭牆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  
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構。  
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師。乘何釁而犯順。嶺  
表彭門。因何隙而嘯聚。譬之瓠木。蠹由中生。譬

之累基。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  
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絕俗。撫垂乎方。近  
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關柝動靜。臂指伸縮。制  
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  
下。則有經綸恢定之略。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  
之以英文繼大業。則有緝熙撫寧之道。裁節畫  
一之制。我真宗之以至仁。纘丕圖。則有寬冲恭  
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其撥亂守文。理政小  
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制。政不容於姑息。恩



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燿之精。體乾綱之德。攬威福二柄。以照臨四表。專制無牽忍之愛。采拔罔卑遠之隔。廣謀以明聽受。獨斷而絕浸潤。此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苟曰不虞。豈朝廷之所恃者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一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二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李綱上三策

宋徽宗宣和七年。太常少卿李綱上言。畧曰。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涓日啓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

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  
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  
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  
之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旣務鎮靜。又  
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旁近要害之地。翼衛帝  
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  
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  
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  
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

然道塗閭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  
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  
一也。遣使分其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按  
欄汧汭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  
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會  
不深計而熟念之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  
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  
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陛下欲行避狄之計。

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

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勿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

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兵部侍郎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

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

奏必勝之計

欽宗時，既與金和，金人需求不已，尚書右丞李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

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晁說之論重地

時晁說之上書陳論重地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爲重，所以重其

奏議 卷八十一 五  
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黃頭女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爲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爲疆場之野、尺寸之地

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失中國之形勝，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此控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於夷狄，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因石晉而盜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爲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

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  
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  
而浪戰於中原則必有吞併滅亡不支者若前  
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興亡是也而以  
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荆州之所隸也嗚  
呼荆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於  
得關中而急於得荆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  
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蹙爲  
劉璋之物而亦未必不爲我物也陸攻則遠水

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  
雖可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  
以資劉備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  
曹操於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於此一州  
矣曹操於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  
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於  
地也唯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  
之瀛定并門三荆州也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  
後回軍濡須恐江濱郡縣爲權所掠乃詔其民

內徙彼久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逝。廬江九江。蘄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室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於是乎有民爲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民悉棄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於三叛。不知唐失河北。於叛臣之後。繼失秦隴河湟於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卽爲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

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右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於漢之荊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爲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爲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邇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以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婁敬建言於前。賈誼重陳於



後實因一國而爲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之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湊也。因天下而爲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爲京都。以洛爲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爲都。又平坦顯著於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陽翟。商都景亳。我介於二者之間也。其引湖海舳舻於枕席之上。而走山岳駸駸於俎豆之際。役夷狄萬國琛幣於郊坻之邇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爲天

下四方之捷也。今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琛。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冀滄。永靜。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寧。化崑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一軍。阻河。扞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

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富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得保此之重鎮而棄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必行。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下明詔。俾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四擊狂虜。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

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於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黃頭女真皆干此七者之誅也。願詔急擊之。無怠。且今日狂虜之逋逃。與契丹澶淵之逝。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殺爲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天誅。則武矣。

歐陽徹上書畧曰。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如漢唐。若高祖伐陳豨于邯鄲。太宗敗建德于

歐陽徹獻十策三說

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欲出於塗炭故決策親征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蹂幽薊北鄙之境殆無寧歲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遂陷德清以犯天雠當是時京師之地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不寐大臣居江南者勸幸金陵居西蜀者勸幸成都惟宰相寇準以親征爲獻天子可其奏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陛下今日若以虎符起天下之兵決策親征

殲夷醜虜絕其根本則國威復振後患不作矣。然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爲先而選將練兵次之蓋兵家之策當先爲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爲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強兵內無動搖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攘之役有如范蠡之知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長慮遠收功於必成有如趙充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孜孜奉國知無

不爲有如房玄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此一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爲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昔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若非酈先生說齊王使爲漢而稱藩乃罷歷下兵守戰備日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歲月破也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

若以萬騎齎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已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於是擒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況朝廷之根本正在於河北河北之要害又在於三關四鎮割三關四鎮而與之則自河以北皆非我有河北之地陛下旣不得而有之其能久都大梁乎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掛於

籍者號八百萬而衣食之給一毫皆取足於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於農非都四通五達之郊不足養天下之兵所以都大梁以據天下之衝要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且不贍。今若割河北之地則陛下不免遷都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其地利守而不利於運漕將何以給天下之兵哉矧夫太原一郡控扼二虜之嚙喉今棄太原則下瞰長安纔數百里陛下豈能久

都長安乎大梁長安既不可都又將遷之金陵則自北而南非帝者所居而又邊患未寧國本動搖安知無姦雄窺伺金陵者哉且如前日金賊敗北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餘黨儒臣介僻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殲戮故有今日之禍宜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願陛下採孟子用權之深旨破金人反間之機謀下令召四方之兵使奉詞伐罪揚威絕漠盡殺而後已此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大於金賊祖宗之朝羌人

奏議 卷八十二 十一  
入寇。彌年不解。方今金賊入寇。殘害滋甚。西戎雖安堵未動。然夷狄犬羊之性。敢肆凌侮。苟有以挫其威。則去不復顧。徒有譎譎之聲。終無啞人之凶。倘無以挫之。則羣起而爲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亦當預爲之防。無使二虜合併爲患。難於支梧。此三策也。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今縣令旣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故尹賞之長安。張敞之膠東。趙廣漢之京兆。朱博之瑯琊。韓延壽之潁川。龔遂之渤海。可謂善治羣盜矣。然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用。亦有可去者。蓋彼時此時故也。臣爲陛下計。莫若明詔督責監司郡守。使勤於王事。常行舉察。無以酒色昏神。賄賂易志。郡縣有驕兵墮卒。窮困亡命。並許自陳。有願奮力勤王者。集官詣射圃試閱。擇股肱勇力。收錄麾下。常行禁約。應副軍期。差使。如是則天下之豪傑。皆爲我用。嘯聚爲盜者。

奏議 卷八十二 十四  
無有也。臣竊見聖詔盡起天下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寇。今又起而之。他則其勢愈殺矣。若不早用臣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爲之應者。攻城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携妻孥遁戢。草莽爲自全計而已。此四策也。曩者清溪寇起。郡縣之吏。懷印綬。挈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敘復。故忠義之風不震。遂使夷狄交侵。河北守令罕與爲敵。假使當時方寇旣擒。不能守土者。悉與誅戮。則頑

廉懦立。醜虜未必能深入。若蹈無人之境也。臣爲今日計。莫若誥戒天下郡縣。能捍寇自全者。許擢用於朝。而推恩於子孫。如或不能保守。復循舊風。卽斬首以戒後來。仍流竄其子孫於遠惡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効死。而莫肯爲逃遁自安之計矣。此五策也。聖詔許餘路忠義之士。率衆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其常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不幸爲夷狄侵陵。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聖詔許

其聚徒結衆捍寇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情，約之以法，劫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則若置猿於木，投魚於淵，安能保其不恣哉？臣觀今日應募而起者，多豪橫之民，浮家泛宅而無所歸，一旦雲集，則號令貴乎有威，統御貴乎有法。如使擒縱不得其人，則變心生而禍患作；本以治亂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安知無姦雄投隙假勤王之名爲叛逆之賊哉？近觀福建路發募兵經

由臨川統御無術，遂爾作亂，竊慮炎炎不已，遂爲大患。爲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止絕餘路，不許聚徒結衆。已應募者，同心協力，繩以軍法，無使復襲前弊。此六策也。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時北有猥狁之難，必有文武吉甫以爲之將，然後勝可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是也。吉甫爲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致力於外，以有功。詩



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也。臣爲陛下今日計，尤在於選將擇相。如李綱者，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稷之臣，天下所樂從也。聞其譴謫，雖閭里庸夫野老，莫不咨嗟感憤。夫處之以將相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畧其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暴水泛漲，文武百寮皆備船筏爲避水計，獨綱奮然爲上皇敷陳災異，陛下擢綱處樞要。旣而金賊勢迫，羣臣有他幸之請，獨綱毅然斷其不可。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

甚若蔡京父子蒙恩莫比。一旦變起，舉族逃遁，惟綱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故天下皆知此時微綱爲之宰制，則京師已爲丘墟矣。今日豈可以用軍之小過而黜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尚有存者，不然則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尚有大用者，故陰爲之陷穽，而陛下未之察也。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美人在側，本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者乎？珪因

以郭公善善惡惡之事而諷之曰。知廬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臣卽此以見陛下知綱而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黨而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爲今日計。莫若速降詔音。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擇良將。選精兵。求辯士。尊謀主。四者並用而不偏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

歇。斬成安君。泚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君至而伏發。龐涓死焉。李靖將輕兵至丹陽。而輔公柘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它箕踞。能使之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潰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侯君集之策。而攻之。遂降智盛者。得謀主也。臣常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師之選。急士卒之練。修器械。觀形勢。推風角鳥占雲。侵孤虛之法而已。

至於辯士謀主則畧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也。又況用人以安天下。不專以文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季布遭髡鉗而有名將之稱。婁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於刀筆之吏。英衛起於罪亡之餘。酈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漢唐之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堙沒

於無聞矣。且如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之功也。臣爲陛下計。莫若廣詔京畿諸路。兼得數者。何憂乎虎臣之乏。此八策也。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蓋自太上皇臨御之日。姦臣擅權。蠹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產業。因花石之微。而驅民於困厄之地。緣名字之譴。而擠民於罪亡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故頃者方寇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獨

後我之歎。比者聖詔起兵，簧鼓不根者，謂國家敗兵旣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以爲用。臣恐此語一煽，民心又復搖動。此蓋流言者之罪。然亦國家募兵有以致其疑也。乞陛下速降詔旨，安撫天下，明斷此意，使解其惑。此九策也。近詔下募兵，諸路多科兵於民，百姓所費不貲。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復散者有之。臣謂欲募兵，則不若以稅額量均科錢，以助國用。應有官之家，並不蠲免，則所歛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

取之雖微，而聚之卽多。州縣預貸官錢募勇敢之人，以勤王事，則武足以禦寇矣。所歛之錢，存其三分之一以募兵，而守城餘者，悉爲起兵之費，甚盡善也。天下所納米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爲今日計者，莫若速降詔音，罷賣官酒，許州縣之民投狀召保，均分酒課，任自造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利，無使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摧酷不勞，而軍儲可給矣。此十策也。十策之外，又有二事：撫懷軍情，降敵者戮。此

一說也。金賊強悍，儻未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萬夫，願朝廷借臣一介之使，遣臣見虜主而說之，能使醜虜倒戈卷甲，不復侵侮。此臣所欲言者二也。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人之式，足以自利，足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之遠，天神地示皆為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何不用哉！此臣所欲言者三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二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三

吳郡張 溥刪正

經國

宋欽宗靖康初歐陽徹上書

一乾剛果斷。二任用近侍必精鑑採。三升黜人材必詢臺諫。四耿南仲昔癡經醉不可大用。五李綱不當謫之散籍。聶昌不當置之虜庭。六請奉咫尺之書，往退虜師。七擢何昌言為近侍，并誅六賊之後，及蔡氏死，黨林摠，余深輩八慎選諸路監司。九考察郡守縣令。十罷流外奏各權局。十一銷退差役科需舊額。

徹又上書

又陳十事

歐陽徹欲言者十一

一頒告天下以儉約爲上。二常以勵兵討賊爲念。三以招軍爲先務。四委河北河東監司創牧養八坊。五效唐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六均租稅。斬冒功。七立德望科。革經義科。八藉神霄宮田僧寺田有官職田租米盡充軍儲。九詔告臺諫各以忠誼自立。十督責守令施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三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四 而時又失於  
吳郡張 溥刪正

經國

許翰上言六事

宋欽宗時許翰上言

一獎小吏立功。一詔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以戰。一通燕人契丹使圖金賊。一說西夏高麗等出兵。一詔有司講明車戰。一罷營繕力役。

唐重論今日急務有四大患有五

高宗卽位唐重應詔上疏畧曰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

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繼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爲姦。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故士大夫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故將兵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欲救

此者。莫先於選將漕之臣。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

李綱請罷和議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議國是。畧曰。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昇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計。莫若一切罷

論河北河東  
兩路爲國家  
翰蔽

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  
綱復上言畧曰。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  
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  
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  
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  
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  
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  
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  
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

千人。其餘皆脇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  
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  
可復也。三郡旣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  
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  
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  
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  
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  
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  
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畧



請擇日巡幸  
據要會之地  
以馭六師

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辟置寮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綱又上言曰。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

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

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籍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

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脩謁陵寢爲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

請幸南陽

者。綱又上言畧曰。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

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

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  
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  
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固。盜賊未嘗侵  
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  
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  
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  
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  
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  
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

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  
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  
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  
行也。

再請駐蹕南  
陽

綱又上言。畧曰。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  
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熟。非  
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  
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  
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

而適越也。

請內修外攘。時上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條上六事

紹興五年，綱提舉西京崇福宮。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四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上疏

李綱請設施  
務推至誠  
論車駕不宜  
輕動諸將重  
兵不宜抽回

綱復論車駕不宜輕動疏畧曰今聞朝廷以梁  
汝嘉知平江剗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  
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宗社安危生靈休戚  
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  
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

奏請  
卷八十五  
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  
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  
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  
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師。既焚  
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且  
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  
爲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  
益退避之實。建康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

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  
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  
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雖欲如前日。返駕還  
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臣故  
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  
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爲藩籬。屯重兵於  
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  
不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  
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

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黃。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皆

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特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爲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爲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願陛下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



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剗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盛。亦豈敢遽窺江右哉。

請自治白強  
勿且戰且和

綱又論和戰劄子

八年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中興之功。奏畧曰。臣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

請廣聖志

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用兵其有不勝者哉。

論使名有五  
不可從

綱又論使事。奏畧曰。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

詔諭爲使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駟僮之才。左右賣國之伍。而朝廷信之。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

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

綱論襄陽形勝。劄子曰。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

論天下形勝  
在襄陽

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利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旣逼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

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兵火以來。襄陽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不啻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屢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趣襄陽。隨宜料理。脩城壁。建邑屋。招納

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穎。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

澤乞回鑾疏。

宗澤論鑾駕  
一歸可望中  
興之烈  
載乞回鑾

請順人情歸京師

請回輦轂

請早回六龍

論一歸則王

室再造

乞且駐蹕南

都未可輕動

請歸安大內

請亟還京闕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畧曰。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眾討賊。賊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亡虜寇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

欲因此時。遣閭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

二年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

請早勅回轡  
請許還闕之  
期  
論南幸湖外  
之謀不可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六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宋高宗建炎二年開封尹宗澤上疏

澤又上疏

澤又上疏曰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

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

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

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為哉但聞陛下有事隴

宗澤請還鑾

輿

請詔范瓊母

習水戰備駕

歸闕

又請還闕

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卽度河勦絕虜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者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適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服尚何盜賊戎

虜之足慮乎

論時幾不可忽

澤又疏略曰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塞柵已羅列矣戰陳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番賊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主耳果忘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

毋循東晉既覆之轍

澤又上疏

論明示回鑿  
之期  
請亟還京師  
以圖恢復

澤又上疏略曰臣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比及終冬都城貼然風物如舊人人延跂聖駕今年正月三日兩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為陛下條畫措置遣一使泛海道

人高麗論以元豐悖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陟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為與國則燕冀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為吾用如此則金賊勢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澤又上疏略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土北

請乘暑月進  
兵



趙元鎮請責

伐之事蓋夷狄以矢騎為先。當六月歛蒸之時。皆難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近據諸路探報。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

躬克已如句踐

論持志宜堅

臨機宜壯

請遣王瓌等軍分屯嚴婺

論夷狄之患

繇公論未明

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

元鎮又奏

元鎮又上奏

元鎮又上奏略曰。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

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未修。忽

而不省。乃復為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

之謗。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

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闊之議。其言一

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引咎哀痛之詔。半為空

奏議

卷八十一

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成效。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爲。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否。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輿議。攸歸。士風丕變。則慕德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

胡寅言綱紀  
國家五事一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劄子略曰。陛下以親王

親君子二重  
南衙三取篤  
實四信號令  
五察守令監  
司

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面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而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相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

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

命乞寢奉使之

時議遣使入雲中。寅爲中書舍人。上疏略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修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爲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

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耻。又與齊通好。元年爲齊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成。九年及齊盟于莒。是年爲齊納子糾。仲尼惡之。修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圍人犖之刃。交發於黨氏武圍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効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

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項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請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効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

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奏章傳播遠近會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  
寅又奏

言遣使之無  
益十請止張  
俊之論何蘇  
之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七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宋高宗建炎間編修官胡銓論符離之敗疏略曰臣聞古者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小白以興晉有里平之難而重耳以起漢高有平城之難而成帝業光武有王郎之難而興漢統唐太宗有渭水之難而大業以昌德宗有奉天之

胡銓請毋以小劔自阻

奏議

卷八十七

葉夢得請戒  
機會之失起

難而祚益固。何則以其畏多難而思所以保其國。其操心危而慮患深也。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衛刑無難。敗亦喪之。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必亡。何則以其恃無難而不思所以固其國。其操心不危而慮患不深也。近者淮上之衄。臣願陛下益強其志。蒐乘補卒。休兵息民。期於身濟大業。實宗廟社稷之福。

紹興元年。戶部尚書葉夢得上奏略曰。兵機事

備禦之策

也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為。故機會一失。則為之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聞出沒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簽軍。未知主謀總眾者何人。今聞粘罕嘗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主兵者在粘罕。此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虜屢擊橋。我輒爭得之。今開德既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

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東平此三大鎮者鼎足相峙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更爲唇齒其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巋然獨當宋魏之衝滄州孤絕在後此難者三也南京自古最爲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糧道所寄汧汴而下距維揚無十日之程視唐利害尤重澶魏既破道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楚丘萬一遂薄南京則上可絕京師下可迫楚泗此難者四也

京東河北諸郡初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爲嬰城之計民社各欲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德等陷人情震駭皆無固志聞德州乃望風迎降而巡社之民亦或反爲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者五也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年春先破西京長安而去冬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幾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遂陷蓋其爲謀自有次第是必欲潛窺淮甸而懼京西陝西與河北之民踵躡其後故先去其援

今既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今秋。若先自單州趨南京。次又趨宿州。次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汳水一帶皆不可支。吾然是特爲淮甸慮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爲之限也。若更分兵一自陳穎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汝出襄陽。抵鄂州荆南。以處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爲計哉。爲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起備禦之策。所爲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

避是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初不以爲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必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經筵。嘗因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而存。遲疑固守而亡。故唐明王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趨遠適之勞。而後



日皆保安全無事之福。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主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爲一事。不料敵之弱彊。不度我之勝負。徒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爲得計。已大誤矣。又復決意謂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爲防托力拒之謀。近則大河未嘗爲經畫必守之計。終歲分爭於口舌之間者。僅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

可緩。逮期至事迫。始命李回復蹈何瓘之覆轍。以數萬衆守河。而旋設四輔。回至則盡潰。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訖束手不能効一戰。禍遂至於不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師也。東京京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何如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師爲家。而外以經營四方出而在外。則擇外之安存深固之地爲家。而外以經營四

境爲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爲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羽。故以咸陽爲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羣賊。故以河內爲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內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內。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謂今隆祐太

后六宮。旣在錢塘。陛下之咸陽河內。所宜爲家者也。陛下若定家錢塘。鑿輿進則負江而北。退則阻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固守。維揚以順動爲重。陛下與大臣講此宜詳矣。慎重國體。固欲舉措得宜。精審敵情。亦必機會中節。望陛下博通下情。廣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願以進退順動之意。預定其期。扈從臣子之心。安矣。四方形勢之望彊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之而已。臣謂今日之務。有當爲而未可爲者。有不

可不爲者有不得已而預爲者臣聞虜雖得吾  
兩河諸郡然事勢猶未成人。心猶未一。吾能乘  
其未成未一之際。併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  
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衆。相爲表裏。因以待  
釁。驅逐。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爲者也。然勢未可  
爲。先且厚慰撫兩河。然後專事京東京西淮南  
控扼之地。謀其藩籬。內拒淮爲險。以塞南牧之  
路。使不得覬覦。此不可不爲者也。則當速爲淮  
狹而難守。江闊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

而淮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  
荆南襄鄂之地。擇其要害。抗以舟師。此不得已  
而爲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爲。請試一二陳之。夫  
較強弱雖在力。論強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  
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  
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謂其使者姚坤曰。  
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  
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  
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

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冥然全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張達。敬瑭問所以速戰而勝者。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彊。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濟而後決勝。宣和之末。邊臣失計。既與虜通。又與之來。我中國政事之過。覘之多矣。深謀狡智。乘我而重輕

之者。既已窺於前。逮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為當其節。彼復謂我無能為而可侮者。又有以察於後。則飽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彊者。豈無自而然哉。今陛下若能監宣和致寇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抑僥倖。戒奢靡。簡誅求。撫彫瘵。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為。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深求靖康誤國之弊。而一切盡矯之。收人心。作士氣。擇將帥。練軍伍。較地利。料敵情。凡可以救災捍患者。無不

舉夫彼既以是覘而乘我。亦必以是覘我而知其不可乘。既以是察而侮我。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持此以感人而人服。率此以用衆而衆從。其理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怙其彊。我豈終屈其弱乎。且周世宗之興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治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暇。彊弱之易變。於此可見矣。竊聞兩河山塞水寨之民。動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髓。仰懷祖宗二

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行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重撫此遺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爲大舉。臣知大勢一返。當如轉圜石於千仞之上。王尋之師非不衆。而光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周瑜敗之於赤壁。符堅之師非不銳。而謝玄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爲而未可爲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祖宗以

來處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術略可見矣。總之有帥命之有將屬之有兵以某郡爲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爲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爲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選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臣獨怪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爲邊面者皆迤邐次遷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郡雖於敵境相接猶

一用承平故事吏按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而爲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忽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出行在之兵爲之誅討事已復歸泰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治不急之務與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爲兵者不過弓手疲卒幸而隨其守之才或粗能招集軍民或其僚屬間有可用皆各出於私意自保朝暮帥臣有名無實一

且有事戰守無所取謀。合散無所聽命。勝不相聞。敗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諸郡。棄城逃遁。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近日濮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爲之援。亦卒至於陷沒而後已。以此治邊。而虜何懼而不吾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東京西三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極邊之法治之。東則鄆州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荆南。各隨其遠近。立

爲軍數。或使之召募。或爲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其帥叅治。中擇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爲之總帥以節制之。小郡與偏裨聯於大郡。大郡與將聯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軍事。各條其所爲者上之朝廷。爲擇其可者。頒於總帥。而授於所部。虜未至則如何守。旣至則如何戰。攻某州則某州應援入某地。則某州牽制。預定成筭。日久按習。緩急有事。舉而盡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臂指可以相

及守者如檀道濟之在壽陽。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鍾離。擊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者如臧質之在盱眙。所謂不可不爲而速爲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旣未可測。則我亦當爲不可測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卽嘗論虜或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進逼江左。卽王濬等入吳之路。以爲彼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卽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爲彼之

中策。是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已。今旣不止於此。則尤當過爲之防。敢終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未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蓋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舟至荆南。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馳馬其上。及旣進。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歷陽。卽今和州。其襲姑孰。進慈湖。蓋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循用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



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州入光州。至歷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道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度虜雖得荆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而倣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爲之謀。則棄鞍馬而事舟楫。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筭爲終多也。

唯控扼者如何耳。臣常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爲一路。置帥府。此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爲觀察使。後陞爲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滉在唐最爲近事。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建業卽金陵。京峴卽鎮江之境也。造樓船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復與揚州陳少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山。當朱泚之亂。東南賴以安靜。今車駕或駐兩

浙則鎮江金陵尤所當先治舟師不講已久去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然而戰陣之習未聞其嚴也鎮江之師止可為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待上流者江東之備當以江東之舟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荆南各分一路以抗於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則彼度地之利害較技之短長必有覘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為

者此也

論招納進討  
二策

吳仲請臨幸  
秣陵

八年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上奏

二年布衣吳仲上書略曰臣觀東南之地本非

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

北之地土厚而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故

土厚者其山高水深者其流長由古至今卜都

於西北者或過乎十世而僭號於東南者未踰

於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流水之淺深者然也

又况吳越之地形勢尤薄實非帝王駐蹕之地

請力圖劉豫

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鑾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向於中原無久居於海隅也。五年伸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伐齊之謀其利有六。一曰震陛下雷霆之威。二曰成陛下孝悌之心。三曰恢陛下帝王之德。四曰蘇陛下凋瘵之民。五曰復陛下祖宗之業。六曰省陛下財賦之用。萬一猶豫不斷少緩天誅赦而未伐其害有六。一曰損陛下雷霆之威。二曰失陛下

孝悌之心。三曰玷陛下帝王之德。四曰困陛下凋瘵之民。五曰棄陛下祖宗之業。六曰耗陛下財賦之用。進幸建康其得有五。稽留錢塘其失亦五。何謂五得。一曰順陰陽而得時制。二曰迎水陸而便舟車。三曰因險阻而固其國。四曰向中原而絕窺伺。五曰近重地而激諸將。何謂五失。一曰經賊臣之擅廢立。二曰曠古今而非帝都。三曰遠諸將而防衝突。四曰便安逸而忘父兄。五曰偏一隅而費挽漕。造舟之害其說有四。

請分遣二萬人與吳玠會於關中以斷劉豫之臂

一曰不合度而費其工。二曰不適用而損其財。三曰不可戰而費其人。四曰致搔擾而妨民時。六年伸再上書略曰。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加之。金人方有事於蜀中。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出其不意。擒之必易。在今之日。僭偽既久。形勢已成。況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當死請于金人。金人日日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援於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弊。正用刺虎之術。益墮

其計。擒之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為必擒之謀。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觀關中之地。劉豫認為已有。彼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矣。

奏議  
卷之八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七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八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張浚論勇決

宋高宗時張浚上言略曰大凡持盈守成遲重是貴謀功立事勇決為先今國勢衰弱寇難日至使人人懷因循苟且之心不敢任成敗安危之責臣恐日復一日坐致大壞矣

論決速則禍輕而易治

浚論專駕進止利害

請有進無退

奏議

卷之八十八

請以至誠行  
事

論事有輕重

浚論脩德以圖恢復疏

浚又奏曰近報罷諸路檢察財用官并福建江西路收買翎毛亦皆任罷臣非不知夫捐器甲而不脩捨弓矢而不造羽毛不傷舟車不葺漕運不督激賞不施可以裕民力足財用崇虛譽靖國人然而叛虜之禍近在腹心一旦緩急誰任其責檢察之官謹擇其人可也以財用為不當檢察非也羽毛之實謂申請措置之不善可也併兩路而悉罷之非也

論虜有弑立之事可乘

請修德政

奉恢復事宜

當自陝西河

東山東始

請推誠待人

論絕歸正人

有六不可

浚論和戰利害疏

浚又上言

浚奏恢復事宜

浚論歸正人利害疏

浚又論招納歸正人利害疏略曰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眾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為御營參贊軍事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捍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絕之事

奏議

卷八十八

七

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變。爲寇爲讎。內則爲虜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旣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旣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而棄絕之。不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奔馳。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

下慨念及此。旣望諸將各使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克。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浙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弱。多不堪用。若非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臣自叨任使事。卽爲二說。以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來歸。厚加犒勞。使持帛書。復往撫諭。本處山寨。令各安居耕種。毋輒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克應萬弩之選。若有官借補之人。不肯與效用爲列。卽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

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今近二百餘人。其攜家而來者。老弱不任軍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糧。俾爲屯守之計。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

請擇將守泗州

浚又論泗州事宜。疏略曰。淮東泗州。在今日最爲要害。若得一智勇兼長之將。以步騎五千。近日未經戰戍者。使守其中。北可以通京師。東可以通山東。西可以通陳蔡。豪傑必有環應而起者。第與之深結。勿用輕復城邑。它日大兵一出。

嚮導既得。人心既歸。孰不響合。惟是擇任不可不謹。

請撫恤江漢兩淮兵民。措置陝西河東及山東海道

浚又論撫恤淮漢兵民及經理陝西河東事宜。疏。

請先圖淮甸要處

浚又上經理淮甸疏。

論經常之規必先自治

浚又論蕭宇等約降及恢復事宜。疏略曰。臣契勘宿州總管蕭宇及蕭千戶。皆契丹之族屬。今聞契丹欲歸。當以兵臨境。約之使降。俟其從我。俾居先鋒。同共破賊。若付之以兵。責成於宇等。



恐他日有難制者。聖意素定，臣謹當遵守。惟是定中原圖恢復，非徒係之天時，亦須人事克盡。臣前日之奏，欲令吳璘固守德順，時為聲勢，牽制其西，復欲令淮東之兵循海而出，水陸漸進，搖動其東。彼之事勢大槩可見。然後復以重兵進襄漢，只當以一二萬人耀兵許順，以示出奇。蓋彼處糧道難繼，不當更用重兵，恐乏食退師。更沮軍勢，異時善後之策，莫若屯駐大軍於順昌，非惟糧道便利，屏蔽江淮，而與山東陝西聲

勢相通。若河南之地，盡歸於我，臨河都邑，祗先選募，令自為守。我之大兵雲屯順昌，招來英豪，益壯軍勢，常為備具，以待其來。縱竭國遠至，亦必有以破之矣。若夫東北之人，雲合響應，與夫夷狄相攻，其勢携貳。此又一時機會。雖事有決然者，而不敢預必。但當先為在我不可勝之計耳。

浚奏恢復事宜

時詔問宰執方略，資政殿學士李邴條上戰陣

請圖萬全  
李邴條上戰  
陣守備措畫

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

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眾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

奏議 卷之八  
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守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地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

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

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指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旣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指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籍五軍以爲重。臣常

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使外。餘僕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

奏議  
卷八十八  
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赦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賑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招諭。應淮北遺民未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

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松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

卷之八十九  
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九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虞允文請盡  
去蠹國害治  
之事

宋高宗紹興間虞允文上言略曰臣觀陛下罷  
馳坊之冗費減甲庫之雜務禁諸軍之重役細  
至於美瓜之獻卻而不納臣愚猶欲望陛下廣  
運茲德緣其類而推之凡冗費如馳坊者雜務  
如甲庫者諸軍之弊有大於重役者外廷之獻  
又有甚於美瓜者願陛下必罷必禁以次而施

奏議

卷之八十九

胡宏論察天  
理莫如屏欲  
存良心莫如  
立志

李彌遜請定

聖志決廟謨

請恢遠圖振

長策

請為長久之

計

奏富強之術

六

行之

胡宏上書

知饒州李彌遜上奏

彌遜又上奏

彌遜又上奏

彌遜又上奏安強之術六。一曰固藩維以禦外

侮。二曰嚴禁衛以尊朝廷。三曰練四方之兵以

壯國勢。四曰富國用以備軍食。五曰收民心以

固根本。六曰擇守帥以責實效。信能行此六者

則一年而安。三年而強。然後資閩廣之利。以守

淮南。積四川之財。以窺關陝。政事既修。舉則必

勝。不然。按兵固守。傳檄遣間。遠者自至。惟陛下

用之爾。

王庶論恢復

兵部侍郎王庶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

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

因奏曰。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

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

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

奏議

卷八十九

七

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選兵部尚書。岳飛爲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

岳飛論恢復

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會與張浚不協。乞終母喪。詔強起。慰遣之。飛因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

奏議

卷八十九

三



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  
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  
援

鄭剛中論通  
虜人保新疆

之道  
請講保養三  
京之道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

剛中又上奏曰臣今年四月被旨爲樞密院行  
府參謀官渡江踰淮道京洛抵關陝詳觀今日  
天下之勢關陝新復而且遠然其就緒也必易  
三京去東南爲近然其就緒也尚難關陝就緒  
矣三京之力又從而相接則關陝之安久而可

保苟三京之力衰敝不振於中則關陝孤絕後  
當有可慮者臣請備言之陝西諸路雖號新復  
然得禁軍可四萬皆壯勇善戰之人是官不至  
於無兵也弓箭手舊額一十四萬今猶得六萬  
是民尚可以爲兵也年穀旣復戾官中見管之  
粟與和糴相當其可以足一歲之食是土地不  
全曠也今又益之以秦鳳熙河出蜀之兵宣撫  
使節制其間有一旦之警利兵據險六經略趨  
走而聞號令未易窺也臣故曰就緒爲易惟洛

義

卷八十九

四

陽百戰之餘，凋殘尤甚。其西則陝府爲隣，陝自李彥儒死守，虜悉力取之，民無噍類。其東則汴京應天府一帶，久爲劉豫兇焰所焚，焦痛未蘇。三京戶口，合計雖僅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分之三。近又緣屯田司收其已租之田，追其元買農具，公私相礙，宿麥不入土，民力殊困。論其地勢，則平川通道，不見藩籬，無一兵可以受甲，無一家可以輪上。孤城乍聚之衆，不相統屬，釁隙之所易生。臣故曰就緒爲難，夫關陝先就緒而

三京不能振起，則朝廷之德意政事，痞塞于數千里之間，有如盜賊蒙死微幸，乘執事之不備，則潼關以西，不過自能保守，當無氣力相援，紀綱廢隔，豈不再貽關陝之憂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所以保養三京之道，選任名德重望之士，置之要郡，審擇材猷敏博之吏，使爲監司，增廣戍兵，而謹備不虞，精究屯田，而俾民安業，使朝廷和氣自東南達乎西北，則事功之興起未易量也。

請勿因東南以徇西北

請勿置中原於度外請容納不與虜和之言

剛中又論東南根本疏略曰臣聞第五琦謁見

肅宗於彭戍原奏言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

財賦所出江淮為淵臣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

谷肅宗悅之臣不識陛下以肅宗之悅琦為是

耶非耶陛下見肅宗之非則臣不復論若以為

是則臣欲有言夫西北有亂藉東南為根本奈

何欲先搖其本以徇西北乎

剛中又上奏

剛中又上奏

請謝和使

剛中又上奏

論和議難成

剛中又上奏

論將帥憤激和議

剛中又上奏

請絕講和

剛中又上奏

奏勿許南北羈縻之請

剛中又上奏

請持堅果不變之說

剛中又上奏

論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齊一

剛中又上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九終

奏議

卷八十九

六

卷之九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

吳郡張溥刪正

經國

宋高宗時知揚州呂頤浩上奏

頤浩特進觀文殿學士上奏備禦十策

- 一曰收民心
- 二曰定廟筭
- 三曰料彼己
- 四曰選將材
- 五曰明斥候
- 六曰訓疆弩
- 七曰分器甲
- 八曰備水戰
- 九曰控浮橋
- 十曰審形勢

頤浩又奏十事

- 一論用兵之策
- 二論彼此形勢
- 三論舉兵之時
-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
- 五論運糧供軍事
- 六

呂頤浩論天下安危繫於  
 施設  
 陳備禦十策  
 又奏十事

義

請勿拘俗儒  
之論

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七論  
經理淮甸八論機會不可失事九論舟楫之  
利十論并  
謀獨斷事

願浩又上奏曰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  
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  
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  
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滂  
又以為不可緣此鬱鬱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  
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  
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

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  
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  
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  
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於棘  
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  
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  
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  
甲冑平定禍亂如榆窠圍之役與單雄信親角  
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寶

經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略。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橐鞬。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

願浩又奏略曰。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扣淮。三年正月。遂直犯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愿中引兵扣江。今復稍退。此皆天祐本朝聖德昭格之所致也。夫虜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今當

請行中興實事

先定駐驛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月。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

張守請措置  
軍旅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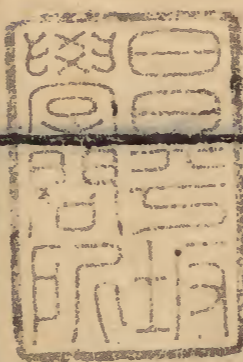
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覩也。  
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略曰。防江不若防  
淮。防淮然後可以駐驛建康。駐驛建康然後可  
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措置大略。其一軍  
旅。其二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  
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  
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  
以處之。使北至關陝。西抵川峽。號令相聞。有唇  
齒輔車之勢。則自江之南。可以奠枕而臥也。何

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  
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  
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  
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  
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  
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  
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  
未至於不足也。

論政事在人  
不可不勉

守為殿中侍御史。乞詔大臣講求政事。劄子。

論金人留王  
倫反藍公佐  
和議必不可  
信  
曾開請修德  
立政



守知洪州論遣使劄子  
時秦檜為相和議成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  
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禮部侍郎曾開  
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  
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  
懼敵彼之驕泰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  
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  
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  
當論存亡檜矍然



